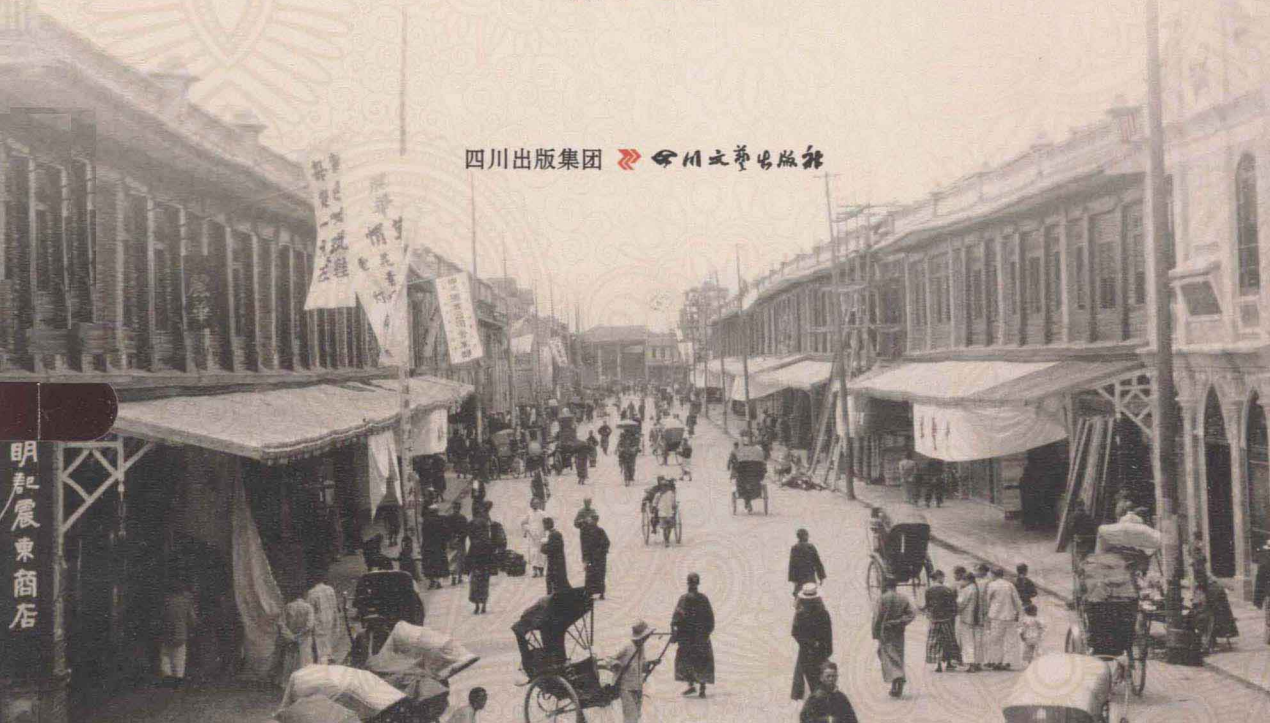


折射的 光斑

东大街是锦都市主要街道之一，
它一头挑着府河东门大桥，一头紧连市中心盐市口。
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戴子◎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折射的
光斑

戴子◎著

Zheshe
De Guangb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折射的光斑 / 戴子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411-3736-5

I. ①折… II. ①戴… III. ①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5992 号

zheshe de guangban

折射的光斑

戴子著

责任编辑 朱 兰 (441917894@QQ.com)

李亚南 (373143057@QQ.com)

责任校对 汪 平

责任印制 唐 茵

封面设计 邹小工/经典记忆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开 本 239mm×169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36-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抒写 “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

赵明仁

这句读来有些别扭的题目，是文学巨人高尔基说的。近读戴子的短篇小说集《折射的光斑》和《嬗变》，不仅使我对这句文学警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看到了一个作家应有的品质、责任和担当。阅读这两部涓涓细流，如数家珍的作品，似乎听到铿锵的历史足音，看到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万花筒般的生活，体会到人生百味。

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正在复兴道路上高歌猛进的中华民族，需要更好更多讴歌时代巨变的经典作品，多元化纷繁的生活，以及更加多样的群众诉求，也在呼唤真正能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戴子的这些作品正是着眼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抒写了普通百姓的普通生活，反映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命运的沉浮，形象而生动地展现出时代特征。

福克纳说：“昨天并没有过去，它在今天还活着，并且向未来延伸。”契诃夫说：“最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①戴子笔下《渔村落日图》中的远征军老兵纪永年，虽然屡经坎坷，面对商业利益的诱惑，依然保持着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浩气。《梦红血红》中的云南知青齐红兵，经历都市的枯燥平庸后，怀着理想主义的崇高志向，再度参加缅共游击队。独辟蹊径的选材，跌宕起伏而又荡气回肠的故事情节，你会感悟到一个个主人翁那拳拳赤子之情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担当。

我以为，文学即人学。这种人是现实中的人，是每一个读者身边的人。一部伟大的作品，必然具有活生生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

就一定会有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②小说中，戴子没有编造虚幻迷离的情节，没有概念的图解，也没有无病呻吟。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③读者会产生似曾相识之感。《寒冬的误会》中的令狐权，一个知青中典型的混混，他的遭遇，折射出当年远在异乡的无数知识青年的不幸和无奈。《象牙塔在倾斜》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曹然，正是1984年下海经商热中多数人的落寞缩影。而在《哭泣的叶儿耙》《姐妹花》《城里城外》《嬗变》等篇中，我们不仅看到物质需求对传统道德、亲情和友情的侵蚀和冲击，还可以看到作者的迷惘和思索。

作品中我们也看到，《夕阳西下时候》里为爱情而卧轨的阮青，“酷夏”中因为蒙昧的冲动而身陷图圈的庞建明，《府河水滔滔》中走投无路的桑叶红，甚至《一无所有》里立志写作的孟远，《快乐的吉他》中精神失常的毕可一，《猎物》中最终由猎手转而变为猎物的楚波。这些心酸的故事也许大家不愿看到，但这些人物的身上，不仅有清晰的时代烙印，还有他们所以成为悲剧人物的内在根源，也正是作者展示的现实生活复杂多变的另外一面。现实生活中有喜剧，也有悲剧，而这些悲剧打下的是深深的时代特殊烙印。正如恩格斯所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④

我也注意到，戴子这两部小说不是大部头，而是由若干短篇集成，但每篇既独自成章，又有所联系。这种架构特点，可以使情节得到延伸，人物塑造更加丰满，视角更加广阔。美国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代表作《小城畸人》，便是这种架构形式的杰出代表。戴子是成都人，他这两部小说，都以成都市为背景展开，读起来尤为亲切。朴实的文风，简练流畅的语言，也使作品可读性极强。同时，作者在语言运用上也独具匠心。作品以北方语系为基础，适当运用俏皮的四川方言，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一些情节读来不得不让人捧腹。

我与戴子是文友。二十多年前，他是典型的文学“愤青”，常常因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而欣喜。那时他每年都能在多家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

而使我们成为知己。没想到许多年后，他还这样“热血”。他当过干部、编辑，从事过“哲学社会学研究”，也经商办企业。跨度较大的角色变换，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这是他的最大财富，他有理由珍惜，也应该珍惜。听说他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看山非山，看水非水》已经完成，背景以国企改革展开，表现在不可抵挡的改革浪潮中，无数国企职工的生活和命运。我们翘首期待。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戴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也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创造者。相信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能独辟蹊径，既能把准时代脉搏，又不断丰富艺术表现形式，让读者看到结构更加严谨，人物形象更加鲜活，语言纯度更高，无愧于人民和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本文作者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
- ① 《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2期：《契诃夫书信录·致苏沃林》。
② 《列宁论文学艺术》第201页：《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③ 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30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5页。

读戴子“成都世系”感言

何开四

戴子的短篇小说集《折射的光斑》和《嬗变》，是富于特色的作品。独有的况味，折射出当代社会生活的五彩斑斓，形形色色。其深厚的内蕴和出色的艺术传达，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兹拈出三点，以概其余。

这是接地气而又厚积薄发的作品。作者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对故土挚爱的情愫在审美创造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我看来，作家都应该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创作天地，这个天地既是地域的，也是精神的。就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鲁迅的鲁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戴子创作的天地则是成都。合观两部小说集，不啻是半个多世纪成都经纬交错的一幅社会风情画。时代变迁，地域风俗，人生百相，无不扫而包之。戴子有历史书记官的气象，春秋笔法，不遗忘，不遮蔽，表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比如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已恍如新石器时代，这无助于年轻人的认知和成长。今天社会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今天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在和过去的映照及比较中才能真正凸显出来。也许戴子于此深有所感，他的一些作品，就有这样的指向。《渔村落日图》塑造了一个远征军老战士的感人形象，他的远征军情节和爱国情愫，在竹编的《渔村落日图》中尽得风流。而因为经济上的损失，竹编厂的人们对他怨艾不已。他也由此得到不公正的待遇。何以如斯？其源也盖出于大家对这段历史的茫然而已。苏轼诗云，“清景一失后难摹”，在一定意义而言，作家反映的都是“过去时”，贴近生活，还原生活，以正确的历史观书写历史生活，这是作家的责任和担当。戴子写的虽然是成都，但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我们感到的却是世纪沧桑和整个当代社会的历史性变革。

文学是人学。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是两部短篇小说集的重点所在。《寒冬的误会》《夕阳西下时候》《酷夏》《快乐的吉他》《猎物》《春远花未落》等篇什都可以看作是那个特殊年代一代青年人的真实写照，作者特别能在故事情节的铺陈中展现出人物的心路历程。《快乐的吉他》的毕可一是一个喜欢音乐的青年，因为在市面上出售自制的吉他而惨遭不幸，由此，小说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这一不幸事件给他造成的精神创伤，乃至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在相亲的过程中因目睹女友家中的吉他，条件反射地骤发病情，而把悲剧推向了高潮。一个鲜活的生命由此走向了毁灭的渊薮。荒唐世事对人物的戕害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末尾，知青彭登全闪过的装精神病以回城的念头，同样发人深省。小说命名为《快乐的吉他》明显有反讽的意义。《春远花未落》对人性的探索也曲尽其妙。小说的主人公乐芸芸因一个突发事件和流氓田三走到了一起。畸形时期的畸形爱情，酿成了人物的悲剧。田三锒铛入狱后，乐芸芸怀上的孩子做不做手术成为事件的焦点。爱恨情仇，说不清，道不明。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做一种单向度的思维，而是从“杂糅感情”的角度演绎了人性的复杂。最终乐芸芸留下了孩子，柔嫩的肩膀担起了艰难时世。母性的光辉使人油然而生敬意。其他如《酷夏》中对那个性压抑年代年轻人悲剧的描写，《梦红血红》中云南知青齐红兵，摒弃平庸的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都不是简单故事层面的状写，而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在描写新时期的作品中，作品涉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转型期的五光十色，可以说得到全方位的展现，戴子也更具思想者的本色。《多事之秋》写围绕权力之争的编辑部的故事令人啼笑皆非。《卖房》则写出了因为私利驱动下人们诚信的缺失。《晚霞的阴影》写在短缺经济年代尚能相濡以沫的夫妻，在晚年却因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纷扰陷入了离婚的窘态。都是描写当今时态的出色篇什。小说是感性的东西，形象大于思维。接受美学认为，成功的作品应该留下未定点和空白度，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戴子深谙此道。他在作品中没有对这一现象做直接的臧否，留下的空间由读者的介入和思索来完成，从而增强了文学的魅力。

戴子的作品虽然以短篇小说出之，每篇独立成章，但全集又是一个整

体。这不仅是创作有共同的成都地域特色，而且各篇的人物也互相穿插，加之独特而富于张力又融合了成都方言的语境，形成了一个映照和勾连的“成都世系”。这很像是目录学中的分析著录和参照著录。前者是就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而言，有专题的性质；后者则是把与之相关的其他篇章串联起来，从而起到对全体大用的整合作用。你读戴子的两部小说集，就有这样的感觉，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时而似曾相识燕归来，给读者一种兴味无穷的阅读快感。

在作家们对长篇小说趋之若鹜的时候，戴子执着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而且成绩可观，值得充分肯定。就我看来，戴子的这两部作品，是四川近年文学创作的新收获，相信它的问世会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本文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目录

CONTENTS

折射的光斑·····	001
春远花未落·····	009
梦红血红·····	027
酷 夏·····	037
寒冬的误会·····	044
夕阳西下时候·····	059
为明天干杯·····	067
根 基·····	086
哭笑不得·····	096
快乐的吉他·····	104
各人头上一片云·····	114
灯火阑珊处·····	124
断 层·····	137
云涌风无声·····	144
青 涩·····	153
渔村落日图·····	162
晋明飞情事·····	173
黄花梨木棋子·····	184
天平上的房子·····	190
姐妹花·····	202
哭泣的叶儿耙·····	211
幻 逝·····	222
尘埃悠悠·····	237
风乱叶飘零·····	247
不朽的《叙事曲》·····	257
和尚娃儿·····	268

折射的光斑

睁开眼，风正力睡意绵绵地打着呵欠，他抓起枕旁的手表，一看，快十点了，才懒懒地翻身起来。他靠着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大前门”香烟，随手朝地上抖落烟灰。用少量水泥，混上沙和土砌成的“三合土”地面，凌乱地丢着十几个长短不一的烟头。

这间房子坐落在南门城边街。风正力租下它，不仅因为这条街僻静冷清，还因为街后就是残破的老城墙。如遇警察抓捕或对头寻仇，从房子后门溜出，穿过杂乱的棚屋，几步就能逃上城墙。房子前后两间。前间临街：对着门，是一张漆迹斑驳的老式八仙桌，两边，各放一张同样陈旧的太师椅；左边，一个大水缸，一张乱七八糟地挤满洗脸盆、茶杯、酒瓶等杂物的长条桌；右边，一根长板凳和几只木凳。后间小一点：后门旁，安着一张双人钢丝床；房内除了黑漆衣柜，还有一把一坐就嘎吱作响的旧沙发。

门被敲响：咚，咚咚，咚咚咚。风正力知道，小冬瓜来了。小冬瓜姓周，继母对他不好。他早把书包扔了，成天跟着风正力厮混。风正力懒洋洋地趿着鞋，出去开门。

“风哥，出大事了！街上的人都说，林彪坐飞机逃跑，摔在温啥子罕的地方，死了。”进门，小冬瓜顾不上放下手里的油条和豆浆，慌张地说。

“林彪？……”风正力一愣，很快反应过来说的是谁。他拍拍小冬瓜的后脑勺，“我还以为警察追来了。死了活了，有我们屁的关系？”

他从水缸里舀出水来洗漱，然后开始吃早餐。小冬瓜忙着抹桌子、扫地，

又提着竹壳水瓶，去街口老虎灶打开水。

吃过油条豆浆，风正力穿戴整齐，坐在八仙桌旁，慢悠悠地喝茶吸烟。

时近中秋。柔和的秋晖，慵懒地从门外射进来，洒了半地浅黄。风正力觉得心情很好。他想着下午的安排：今天是九月二十号，明天，女儿风莉满一百天，要去一趟。还有，几天没回家了，也该回去看看老妈。

风正力刚满十八岁。他个子不高，颧骨略耸，相貌平常，但那对眼珠，黑黑的很显机警。随着瞳孔滴溜溜地转动，他的眼神也变化莫测：时而戒备，时而沉思，时而坦诚，时而现出腾腾杀气……“文革”开始那年，他读小学五年级。停课三年后，他进了初中，现在是在校学生。他很难去一趟学校。校方早把他划入另类，让他自生自灭。

风正力住在米市街。他十岁时，父亲患脑溢血去世。母亲在橡胶厂工作，早被生活折磨得衰老疲惫，根本管不住他。他还有一个哥哥，聚众斗殴出了人命案，被判刑十年，正在监狱服刑。几年前，风正力混入社会，扒窃抢盗打架，无所不为。他很少在城东一片作案。对他的种种劣行，米市街邻居仅仅有些耳闻。不过，南门一带，提到风正力的绰号“疯子”，却是大名鼎鼎。他扒技高超，夹、弹、划、挤、钩、摸、挑，无一不精，自称锦都“第一金枪手”。他能够脸不动、肩不晃、眼不眨，与人擦肩的瞬间，将别人钱包偷到手里。为了练指劲，他在右手中指和食指上吊过小沙袋，还练习在滚烫的开水锅里夹硬币。出道以来，他从没因扒窃进过公安局。与金小莉好上后，他租下城边街这间房子，既作他俩幽会处，也作他的大本营。他手下，还有黄老二、大熊、三癞头、王狐狸等几个兄弟。上午，按照分工，他们分别外出扒窃；中午，来这里碰头，将偷的钱包交给他，由他统一分配；下午，不是一起鬼混，就是各自逍遥。

中午时候，黄老二等人陆续回来了。这批人，除了大熊与风正力同年，其余年龄都小一些。因为各种原因，或是父亲粗暴，或是家庭太穷，或是好吃懒做不想读书，或是双亲在外地工作、无人管教等，他们相继投靠风正力手下，奉他为大哥。

黄老二今天在公共汽车上“撵车”，就是在汽车上扒窃。他沮丧地交上一个钱夹，里面只有十多元钱，还有一些票证。

风正力冷冷地膘他一下，掏出钱，不屑地将钱夹向他丢去。

大熊同王狐狸在市中心一带“铲地皮”。这是他们的行话，就是流动扒窃。他俩更惨，一分钱的进账都没有。大熊哭丧着脸解释，便衣警察太多，没机会下手。

风正力火了，把手上的香烟狠狠的一摔：“昨天就没开张，今天又是这样。咋的，未必硬逼老子亲自出马？”

三癞头回来了。今天他在二医院“蹲点”，就是定点扒窃。看来，他也没有收获。他从水缸里打出水，垂头丧气地喝着。

“你呢，也是空手？”风正力不耐烦地喝道。三癞头瞟着他，愁眉苦脸地点头。他正想破口大骂。突然，他察觉三癞头眼中闪过一丝笑意。他狐疑地上前，揪住三癞头耳朵：“想蒙混老子？快，拿出来。”

三癞头夸张地叫着，拿出一个画报彩页折的钱包。封面，是吴琼花身穿红军军装的优美造型。“整了一个肥的，两百多。”他骄傲地宣布。

风正力抓过钱包，点着钞票，顺口问着经过。三癞头扬扬得意地吹嘘：在住院处，一个老太婆颈子伸得像鸭脖，着急地排队办入院手续。他略施小计，踩了她一脚，老太婆痛得弯腰抚脚时，他乘机偷了钱包。

“我说嘛，老子的运气，不可能差到哪里去。我的名字取得好，命中注定！……”钱包里，共有二百六十二元。其他人每人二十元，三癞头有功，四十元。风正力一面发钱，一面卖弄地讲着他名字的含义。依照“忠厚传家，耕读两可；心正德馨，万世楷模”十六字家训，他是“正”字一辈。取名时，父亲颇费心思。后来，父亲的好朋友、狮子门洞儿的郑华石建议：“这个娃儿属马，又姓风。疾风知劲草，路遥识马力。就叫风正力吧！”长大后，风正力经常似懂非懂地炫耀：“我的名字是有出处的。疾风，就是大风。就是说不管风刮得多大，马儿照样跑，我的福气照样好。”

这段话，大熊等人早能背出。他们却像第一次听到，七嘴八舌地恭维着。

然后，他们簇拥着去吃午饭。城边街有一个小饭馆，怕引起邻居注意，风正力不准去那里。他们走过南门大桥，在桥侧一家饭店，点上七八个菜，大吃大喝起来。喝着青果泡酒，风正力想起女儿风莉，由风莉又想起金小莉，不由感到说不出的懊丧。

金小莉比他小几个月，另一个中学的学生，父母是军队干部，在北京。锦都家里，就奶奶和她，再加一个保姆，住着一个小独院。金小莉肤色较黑，

模样俊俏，两只大眼水灵灵的，煞是惹人喜欢，绰号“黑牡丹”。认识金小莉后，他们情投意合，打得火热。金小莉常住城边街，几天才回一次家。生下女儿风莉后，他俩的事，终于被金小莉父母知道。他们不能由着女儿这么胡混，先把她叫到北京，又送去辽宁当兵。从此，风正力与金小莉断了联系。无奈，他只得把刚满月的女儿给人寄养。那人姓彭，六十来岁，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太婆，住在桂王桥街。彭婆婆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支援三线建设，去了渡口市，二儿子在皮鞋厂工作。两个儿子都有子女，经济拮据，没有多的钱给她。彭婆婆独居一间小平房，找个孩子带，多少可以挣点钱。风正力每月给她三十元，一次就给一年的钱。他还经常买些奶粉、炼乳、白糖之类的送去，彭婆婆很高兴。十天前，彭婆婆提醒他，九月二十一日，风莉满百天，按民间习俗，要办百日酒席庆祝，最低，也要照张相片什么的。风正力说他工作忙，酒席没时间办，照相也免了。他一直谎称在一家工厂当采购。他准备给点钱给彭婆婆，让她去张罗。

没喝多少泡酒，风正力感到身上烧乎乎的，头也晕沉起来。他付了账，叫其他人各自安排，大熊跟着他，去浴室洗澡。在热气腾腾的浴室大池，泡了半个多小时，又找人搓背，再蜷在躺椅上，美美地睡了片刻，风正力觉得舒服极了，每个毛孔似乎都在无比快乐地呼吸着。他计划先回家看母亲，再去桂王桥看女儿，然后去找张三妹。张三妹与他认识不久，模样小巧玲珑，腰肢柔细得像一束柳丝。张三妹来找他，总是上完床就要钱，然后一溜烟跑了。几天没见她，还有点想。

到米市街家门时，几个小孩对他拍手唱道：“有钱的人大不同，身上穿的是灯芯绒。脚一提，华达呢；手一搓，金手表；眼睛一眯，收音机！……”风正力抬起左腕，得意地看看手表，威吓地挥着拳头。小孩们一哄而散。他笑笑，推门进去。母亲的气管炎翻了，在家病休。她断续地咳着，抱怨着自己的病，数落着儿子不争气，没人照顾她。她拿出一包装有肥皂、牙膏和衣服的包裹，叫风正力给他哥哥寄去。母亲不到五十岁，脸上却像干瘪的橘子皮，满是细密的皱纹。风正力心里涌上一阵怜惜。他叫大熊收下包裹，明天去邮局寄出。他给母亲二十元钱，叫她买东西补补身子。他慌着想离去——不知怎么，在家里多待一会儿，胸口就像被什么堵住，怪不舒服。

母亲突然想起，说午后有人找他，叫他去二医院急诊室。

“那人姓啥？”他问，心想是不是搞错了。

“姓彭还是姓陈，记不清了。对了，他说一提桂王桥，你就晓得。”

风正力明白了，是彭婆婆叫人找他。为啥要去二医院？他有些奇怪。把风莉交给彭婆婆代养时，他如实说过家庭地址，但又委婉地吩咐，没到结婚年龄就有娃娃，传出去影响不好，不能到米市街找他，更不能同任何人谈起风莉。一定出了什么事！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同母亲匆匆告别，带着大熊，赶向二医院。

急诊病房里，彭婆婆插着胃管，昏迷着躺在床上。她的小儿子，一个敦厚结实的中年人，唉声叹气的，讲起事情经过。

昨晚，风莉突然发烧，额头滚烫，小脸烧得通红。彭婆婆给她服了小儿惊风丸。夜里，风莉哭闹得厉害，一直不见好。彭婆婆急了，一大早把她抱到二医院。医生诊断，感冒引起高烧，必须住院输液，拖延下去，可能烧成肺炎。彭婆婆身上只有两三元钱，不够交住院费。她连忙抱着风莉赶回家，拿到钱包，又到二医院。她把风莉放在急诊室，自己去办入院手续，不知怎么，钱包丢了。她给他厂里挂电话，叫他借点钱赶来医院，先让风莉住院。

“我来的时候，带了三十元钱，交了住院费。我妈一直哭着念叨，那是你给的带娃娃的钱，她捏得很紧，不敢乱动一分，就怕风莉有个三病两灾，要用钱。我看她伤心的样子，叫她回家歇一会儿，我照顾风莉。哪知，回去不久，她想不通，吞了毒鼠药。好在邻居发现得早，把她送到医院。唉，一老一小两个住院，我爱人照顾风莉，我照看我妈……”彭婆婆儿子沮丧地耷着头。

一听，直感告诉风正力，这事与三癞头偷的钱包有关。二医院住院处、今天上午、老太婆……真有这么巧？他的头一下像大了许多，“嗡嗡”的直响。他眼珠转了几转，抱着最后的侥幸问：

“钱包里好多钱？”

“我妈记得很清楚，二百九十二元。”

风正力松了一口气。三癞头扒窃的钱包，是二百六十二元。不过，假如三癞头偷偷藏了三十元呢？他警觉地又问：“皮包啥样子，彭婆婆说过没有？”

“是个画报纸折叠的钱包，正面是‘红色娘子军’图片。前几天，我妈拿钱给我，叫我给风莉订牛奶，我见过。”

事情完全清楚了。风正力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难堪地沉默着。大熊也

不自在地转开眼睛，盯着窗外的银杏树。

“钱已经掉了，急也急不回来。我先拿五十元，三十元补你，二十元给彭婆婆医病。不够，我再给。”风正力镇定下来，“我一个朋友，与二医院一带混社会的人很熟。我找他想法查一下，把钱包找回来。”

“找回来？”彭婆婆的儿子不大相信。

“有些把握。”风正力爽快地答道。他已经决定，拿自己的钱来赔。城边街房子衣柜底板下面，他藏有一千多元。只是，不能轻易放过三癞头。误打误撞偷了彭婆婆的钱，差点耽误给风莉医病，偷彭婆婆的钱都可以放过，不认识嘛。但他胆大包天，居然敢私藏三十元，太没规矩了。

他不敢直视彭婆婆的面容。每看一眼，都像有钢针刺他，让他感到沉重、愧疚，还有一种欲哭不能的无奈……他问了风莉的病室，匆匆去看女儿。

风莉额头插着针管，正在输液。彭婆婆的儿媳抱着她，坐在床沿。看见风正力呆呆地愣着，她反倒安慰他，说风莉的病情已经控制住，输一两天液就出院，自己请了假，会把孩子照顾好的。

风正力嗫嚅着，千恩万谢着离去。

一路上，他阴沉着脸，仿佛铅云叠压的天空，暴风骤雨瞬间可至。大熊默默地跟在旁边，心怯地瞥着他，一句话也不敢说。

回到城边街，已是薄暮。住户虚掩的房门，透出昏黄的灯光。风正力叫大熊去街口小饭馆，买回卤猪耳和炒花生米，还买回一斤白酒。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他要慢慢地喝酒，慢慢地理清头绪。大熊买回酒菜，风正力吃了几筷子，突然一阵烦躁。他叫大熊去把三癞头找来，不准讲什么事。

他喝着酒，想着女儿那圆圆的小脸，眼角眉梢，简直与金小莉一模一样，活像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他想起金小莉、张三妹，想起走马灯般换过的四五个女人，想起母亲，想起音容犹在的父亲、服刑的哥哥——八九岁时候，哥哥肩头搭着小渔网，他提着竹笆篓，常去工学院外小河边捕鱼。每捕到一条小鱼，他们欢快地尖叫，相互击水浇着……蓦地，他感到一阵心酸。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凄然，像一个气球，在他心里缓慢地膨胀，似乎要占据整个胸腔，把他的心挤逼得无比难受。他想哭，想无遮无掩地大哭一场！……

大熊找来三癞头，同来的还有小冬瓜。下午，三癞头带着小冬瓜，一人买了一件灰卡其军便装、一件白涤纶衬衣，又去看了电影《沙家浜》。一进

门，三癞头正有板有眼地哼着：“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三癞头一进屋，几分钟前还浓雾般笼罩着风正力的忧愁和迷茫，倏地无影无踪了。他睁大被烈酒烧红的双眼，咬着牙，两块颧骨也发怒似的耸着，恶狠狠地瞪着三癞头。

“风哥……”三癞头不知所措。

“说，你今天整的这个钱包，到底好多钱？”

“二百六十二元，全部交给你了，我向毛主席保证！”三癞头诧异地回答。

“放你妈的屁，敢跟老子‘打埋伏’！”风正力冲上前，一拳打在三癞头鼻上，“是二百九十二元，老子清楚得很。不信，你问大熊。”

霎时，三癞头鼻孔鲜血直冒。他擦着鼻血，咬死说只有那么多钱。

风正力气极，冲上去一阵拳打脚踢。他越打越气，越气越打，反身冲到里间，拿出寒光闪闪的匕首，要给三癞头“放血”。

大熊和小冬瓜急忙抱住他，替三癞头求情。大熊厉声骂着三癞头，说出今天去二医院的经过，强迫三癞头跪下。

三癞头抽泣着，大呼冤枉。他说，扒窃到彭婆婆钱包后，一个半大小伙子跟上他，说要分点钱，不然就要喊公安。他没法，分了三十元给他。

“你以前见过他没有？吃到我头上来了，有胆量！”风正力气势汹汹地拍桌子。

“没见过，我也不想分给他。不过，他真喊起来，我被抓了，一分钱都得不到。”

对三癞头的辩解，风正力压根儿不信。如果真有其事，中午回来时，为啥不说？以前，也发生过类似事情。王狐狸与黄老二出去，划了一个包，偷到四十多元。王狐狸说刚找了女朋友，要用钱，分了十元给黄老二，嘱咐不准讲。黄老二喝醉酒，为件小事，同王狐狸差点打起来，顺带揭露出这件事。风正力不动声色地听着。从王狐狸色厉内荏的表情中，他判断黄老二绝非诬陷。他没有表情地靠近王狐狸，乘他不备，拿起水缸旁半截砖头，向他后脑勺儿猛地砸去。那次，王狐狸缝了十二针，住了七八天医院。医生说，下手再狠一点，他恐怕就没命了。这件事后，风正力赌下血咒，再发生“吃独食”的事，绝不轻饶。可是，要叫这帮人诚实，无异于要他们规规矩矩地练习毛